

SHA YEXIN
YOU MOZUOPIN 50PIAN

阅

世

YUESHI XIYAN

戏

言

沙叶新幽默作品50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阅世戏言

沙叶新幽默作品50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阅世戏言

沙叶新幽默作品 50 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25 插页: 6 字数: 42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本

ISBN 7-5617-1467-X/I·139

定 价: 26.50 元

序

徐中玉

翻开书稿，开门见山就是《沙叶新，何许人？》《正名、正身、正传、正经》这两篇，很稀奇。大家都知道你是谁了，还用得着劈头这样来自我标榜？读后才知道，这哪是什么标榜，乃在给自己揭短，唯恐人家把他看为什么英雄。我自认相识多年，对他已有所了解，这下才发现原来对他尚所知甚少，而我所不知的，对很多他的读者、观众大概也是最希望了解的。叶新已十足五十岁，货真价实足够当他教过多批学生的老师，而每逢见面却总承他仍称我为他的老师。韩愈说得极对：“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这原是千真万确的道理，人类社会希望之所在。我确曾担心过，千万不可因我之故让无辜受我之累。叶新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正是我被五十年代那场号称要请大家帮助整风，而风向一转突被“扩大化”进“另册”中的时候。这特别令我于心难安。“另册”与否倒不在话下，因我也从未看到过“正册”里的模样究竟有多少可爱。所以，虽然批了又批，我还是昂首大步走自己的路，根本就不愿因此跟谁去套什么近乎。但当遇到照旧投来的颌首、微笑

而理当有些回应时，我却立刻想到可不能因此累及别人，因为由于据说没有划清界线而也遭到批判的事已经发生过了。于是我就改为尽量不用耳目，一面学着抽烟，一面好像急于赶路要办什么大事的样子，匆匆而去。我就是这样学上了抽烟，却至今仍未觉得抽了烟是能令人产生兴奋的。

当叶新写《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批驳姚文元，几乎闹成大祸时；当他写《边疆新苗》，另一小丑于会泳又可能借机给他更大迫害时，我非常为他担心。民间传说阴私鬼秀才的坏点子，往往比“兵”更狠毒。而当群丑一一覆灭之后，他竟断然不受有人捧给他的“早在文革前就反对‘四人帮’的英雄”这项桂冠，不仅不接受，还特地写文说明当时他也害怕过，内心也极其痛苦过，为顾虑受到更大的迫害，还曾撕碎了已写就大半的申辩书而重新写出了一份检讨书。另一方面，“四人帮”倒台后，他处境渐顺，有了较好的工作条件，得以积极发挥创作潜力。可是他写的《假如我是真的》却被认为是同情骗子，给党抹黑；《大幕已经拉开》却被认为是指责歪曲丑化干部；《马克思秘史》又被认为在宣扬人性，亵渎导师；《寻找男子汉》又被认为是对现行政策不满。几乎哪一批指定应予批判的名单中总少不了有他的大名和作品。指名批判某个作品实际就是要勾掉这个作品得以传播的权利，并且逐出了还可以大家一道来分析讨论的范围。然而，出于公心的写作赢得了读者、观众的青睐，叶新用他讽刺的锋芒击中了时弊，鞭挞了不良风气，也用他机智的调侃给读者带来了愉悦。严肃的题材写出了幽默，幽默又不流于油滑，这就是这部《阅世戏言》其名背后作家沙叶新的真正难得的幽默。丑类当然压不倒他，处境改善之后的熏风自然也没有令他醉倒。和谐宽松些了的气氛能使他的良知更加鲜明，这是新形势下一种令人欣慰的发展。叶新近年来在国内外广大读者观众中能取得更深的共识与信任，自乃意料中事。

在《正经》中，叶新这样说：“文学艺术要勇敢，要敢于讴歌光明，也要敢于针砭时弊。”针砭时弊的声音有时会是愤怒的，“其实愤怒也是一种爱的激情，只是和爱的表现方式不一样罢了。”这些话说得多么实在、中肯、必要。“居安思危”，“多难兴邦”，类此道理古人已说过很多，并非创见，但在应多身体力行的时代，真正应该坚信这种道理的人却不多的此时此刻，仍能坚持大声疾呼出来，却乃极其可贵。此非真正的男子汉不成，叶新同志就是这样的作家。他说过，再也不想说假话了，再也不愿做违心的事了，哪怕有再大的压力，再重的迫害，也不打算屈服了。铁铮铮的汉子才说得这样铁铮铮的话语。叶新现在年已五十，不如说是年方五十，今后还有许多路要走。谨写此数语，为他壮行！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目 录

序.....徐中玉 I

第一辑 / 随笔

- 沙叶新，何许人？..... 3
- 正名、正身、正传、正经.....10
- 我的恋爱记录.....15
- 我的“饲养员”.....22
- 父女情深.....25
- 我和儿子下棋.....31
- 我曾是.....是个.....是个结巴.....35
- 沙叶新翻脸不认人.....38
- 我要严肃了.....41
- 我又不严肃了.....44
- 秀才遇见偷.....46
- 我穿时髦西装.....49
- 娱乐与我无缘.....52

我演《围城》曹元朗	56
我与书	59
书痴自白	61
书痴答客问	63
让我们相吻吧	67
出售鼻子	70
抽象发言	73
上帝也有隐私	78
夜闯 KTV	81
诸子语“怪力乱神”	84
深圳历险记之一	87
深圳历险记之二	89
性笑话	92
我不敢写的文章	95
几位“腕儿”	98
年终判决书	101
活得有趣	104
门前的那条路	108
写戏五失	111
门外乱说“画”	113
祝君幽默	117
笑的秘密	120
笑逐“言开”	124

第二辑 / 小说

无标题对话	135
假如那天没下雨	144

“文革”稗史·····	152
捡到的和失去的·····	162
饱学之士·····	166
告状·····	170
有奖阅读小说——他和她·····	174
为推销《马克·吐温幽默演说集》所作的严肃的演说 ·····	178
憋不住了·····	181
水晶人·····	185

第三辑 / 喜剧

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	191
寻找男子汉·····	274
假如我是真的·····	338
约会·····	410
总统套房(第二幕)·····	440

第四辑 / 电视剧

王先生与小陈(第四集、第五集)·····	463
跋·····	508

第一辑

随笔

沙叶新，何许人？

沙叶新，何许人？

哦，你就是那个所谓的剧作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还莫名其妙地列入《世界名人录》的名人？报刊上常见到你的文章，舞台上常演出你的剧作，常有人请你开会，请你讲话，请你签名，请你题词，请你赴宴，请你合影，还请你出国。近几年，你真是春风得意，风头出足。有很多记者采访你，有不少的文章吹捧你，说你从小是神童，长大是天才，写作如何之勤，知识如何之博，如今在政治上又是多么地爱党爱国，艺术上又是多么地出类拔萃，还说你夫妻恩爱，家庭幸福，性格幽默，坚强正直，甚至连面色红润也提到了，只差没说你“质量可靠，负责三包”了。

而阁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你表面谦虚，心中暗喜，别人以为你对这些溢美之词不屑一顾，可有谁知道你对这类捧场文章还是感到惬意的。你呀，真不应该那么心安理得，其实你早已不是你自己

己了，你已经失去了一个真实的你。直到最近，你似乎才有所觉悟，你在答复一家报纸的提问时，不得不承认：“所谓名人都是社会形象，是社会根据各种需要（在当今中国特别是根据某种政治需要）人为地塑造出来的。只要你出一点名，你便不再完全是自己了。知名度越高，就越不是自己。”你还说过，有关你的报道，百分之五十是艺术夸张，百分之二十是凭空编造，只有百分之三十才是真实有据的，而这百分之三十也是只说好，不说坏。

你今年五十足岁，“五十而知天命”，但更应该知道自己，更应该有自知之明。那就让一个深明底细的我来评说一个被艺术夸张了的你，让一个不为人知的沙叶新来修正一下“社会形象”的沙叶新，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更不为自己讳，如何？试试吧！

好，先说阁下的小时候，你不是什么神童，是顽童。顽皮，按你们南京方言来说，叫“厌”，把“顽皮得要死”，说成是“厌得伤心”。你可真是厌得伤心了！你小时候最喜欢装济公，头上戴着用绿荷叶卷成的圆锥形的帽子，耳朵上挂着红辣椒做成的耳坠，手拿破芭蕉扇，口唱“马里马里哄呀”和尚念的经文。那时尚无“鞋儿破，帽儿破”的流行曲，否则你也一定引吭高歌此曲，大显身手的。下大雨时，房檐水流如注，你和三四顽童竟然立于檐下，排成横列，伸长头颈，以颈就水，相互比赛，看谁坚持最久。而你在这类较量中，哪怕浑身湿透，冷得发抖，也要坚持到最后，击败所有对手。你就有那么一股呆劲，所以大家叫你呆子。你的乳名原来叫“六十子”，后来人们都叫你“六呆子”。

上学之后，你也并非天才。小学毕业时，班主任江浩老师叫你上黑板写你自己的名字。那时尚未实行简化字，你竟然将繁写的“葉”写错了，写成了“業”，介乎“葉”和“業”之间的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错字。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你一直就是这么错下去的，整整错了六年，其学业成绩可想而知！

到了初中，你也不是好学生。下午你常旷课，溜到新街口摊贩市场(类似北京的天桥)去听相声，看测字，旁观大人下棋，逛逛廉价书摊，接受典型的市井文化的熏陶。学习成绩呢？你至今还保留一本初中三年级的记分册，别不好意思，打开让大家看看，增加透明度嘛。哇！语文53分，数学43分，政治50分……你是怎么学的，这么多门功课不及格？！1953年你初中肄业，患了流行性乙型脑膜炎，没有考高中。病好后，重读初三，留级半年。

你小时候比较突出的倒是京剧。那时你爸爸开饭店，店名启乐园，在南京算是一家小有名气的回族饭店。离店门前不远，是著名的中央大舞台，全国一些著名的京剧演员常来此演出。你家则做这些演员的包饭生意，一些回族演员也常来店里用餐，这样你们全家看戏就方便多了。你当时常爬在台口，曾看过盖叫天的儿子张翼鹏的武生戏，看过现已在台湾退休的顾正秋的旦角戏。久而久之，你也学着唱了。后来你便拜你父亲的老友梁大先生的儿子梁正平为师。梁老师是票友，工须生，他教你的第一出开蒙戏是《击鼓骂曹》，教你唱的第一个唱段是祢衡的“西皮快三眼”：“平生志气运未通，似蛟龙困在浅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以后师傅说你嗓子“左”，太沙哑，便让你学麒派，于是你又学了《萧何月下追韩信》。你对麒派唱腔喜欢得如痴如狂，尽量想模仿得维妙维肖，那一段“二黄顶板”你唱得一波三折，声情并茂，倒也常得到大人们的称赞。记得你就读火瓦巷小学时，校长是戏迷，戏瘾一发作，便将你从课堂叫到他办公室，让你唱上一段。你摇头摆尾地唱，校长先生则闭着眼睛，手打节拍，像品味一个名角的演唱。后来你这个连自己名字都写错的学生之所以能毕业，八成是校长喜欢听你唱京剧的缘故。1947年，蒋介石六十大寿，南京票友在新造的“介寿堂”举行祝寿演出。演出剧目之一是《汾河湾》，你演薛丁山，演出之前扮演薛仁贵和柳迎春的两位票友因排名先

后而发生争执，以致不欢而散，戏未演成。幸亏如此，否则文化大革命中你便多了一条罪状。此事你在历次运动中交代过吗？显然没有。

1948年前后，南京一些票友成立“南京业余京剧研究社”。此研究社当时并未向国民党政府注册登记，也不知算不算非法组织。该社社址便设在你家商店的二楼，你爸爸不收房租，而且免费供应茶水点心。票友们活动时，你也吊吊嗓子。解放后，北京的中国戏曲学校京剧科在南京招生，曾有票友建议你去报考，可你父母舍不得，“父母在，不远游”，因而作罢。否则你和浩亮同学，将有另一番生活道路。也许在文化大革命中加入样板团，青云直上；也许因“破坏京剧革命”而惨遭迫害。世事难以逆料，人生有许多难解的谜。你今日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你，其实是有许多偶然的甚至神秘的因素在起作用。

比如，要不是1953年夏天那一个带病毒的蚊子叮了你一口，你就不会生流行性乙型脑膜炎，就不会耽误考高中，就不会在另一个班级读书，就不会遇到另一些你本来不可能遇到的老师和同学，就不会有你如今这样的生活历程……

高中，你仍然是在南京第五中学读的。你之所以喜爱上文学艺术并萌发写作的欲望完全是受了语文教师武西山先生和同学王立信的影响。武老师循循善诱，是他首先在你的心灵中注入了文学细胞。王同学是在你们高中生中第一个发表作品的人。彼亦人也，尔亦人也，受其影响，你也因此拿起笔写起了小说，而且居然也发表了。你当初当然沾沾自喜，如今你才悔其少作，让你脸红，那确实是一篇极为幼稚的处女作。不过，若不是如此，若不是在你生活中出现了武老师和王同学这两个人，你以后也不会走向文学之路的。

在高中你仍然不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只是在读高一时还较

用功，物理 97 分，立体几何 100 分。到了高二你就原形毕露，一头埋进古典诗词里，上代数看小说，上俄语背宋词，只有上语文课还算老老实实。作业，总是抄人家的；考试，倒不敢作弊，只是在考试前突击一个月，将书本从头到尾看一遍，将习题从头至尾做一遍，考试时倒也能混个 60 分，这大概是你的小聪明。

高中毕业，考大学，可以报考十二个入学志愿。你不自量力，报考的都是名牌大学，北大、清华、复旦……结果呢？只录取了你报考的最后一个志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其实这对你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后来才知道，你是回族，可以加分，在同等分数线上可以优先录取，否则你也早就名落孙山。你是沾了回族的光，是真主的保佑。

在大学，人大了一些，你总算懂得了用功，特别是对中国古典文学最用功。大学期间，你也发表小说，不多，只有两篇，在中文系里倒也引起轰动。但最轰动的还是以后在上海戏剧学院读研究生时所写的论文《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商榷》。当时姚文元是大左派，你跟他商榷，批评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更是青云直上，你的此项罪名也当然逐步升级，说你是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时真叫你冤难伸，口难辩。“四人帮”倒台之后，同样一件事，评价完全不一样了，你顿时成了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反对“四人帮”的英雄。好在你倒没有头脑发热，只承认受过“四人帮”的迫害，没将自己打扮成反“四人帮”的英雄。还有一点，你心中一直有愧，也从未与人道及，那就是你那篇“与姚文元商榷”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没多久，你就怕了，认为自己错了。你写过信给《文汇报》的总编辑，认为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表示今后定要好好学习马列。由此可知，当时你其实并不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也并未真正反过姚文元。

人们承认错误往往有三种情况：一是本来是对的，可后来却真心地认为错了。这种情况你有过，这已如前述；二是不知道对和错，脑子给搞乱了，但由于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威说你错了，你也就认错了。这种情况也有过，如文化大革命初期，你反对造反，可毛主席说造反有理，你给搞糊涂了，只好承认自己无理了；三是明明自己是对的，可屈服于一时的政治压力，只得违心地认错，这是最最不应该和最不可原谅的，可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你也有过。文化大革命中，你写过一出戏，叫《边疆新苗》，文化部长于会泳点你的名，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徐景贤点你的名，说你违反“三突出”，违背“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还说“沙叶新审美的鼻子又伸向资产阶级那里去了”，于是上海的文化系统开批判大会，批判你。你心中不服，越想越没错，写了申辩稿，打算在批判你的大会上宣读。这当然是种顽抗态度，你是准备顽抗到底的。可后来你想到：第一，你斗不过他们。他们两位是中央委员，炙手可热，你是无名编剧，这无异于鸡蛋碰石头。第二，你也无法斗。因为你在大会申辩之前，申辩稿必须在小组会上通过，当然这是绝对通不过的。第三，你怕株连。当时你妻子正在申请入党，你担心你的顽抗会影响对她入党的批准。第四，你最怕的则是他们会从此夺走你手中的笔，不再让你从事你最醉心的事业：戏剧创作。所以你低头了，屈服了，撕碎了已写就大半的申辩稿，重新写了一份检讨书。你在批判你的大会上自己谴责自己，自己批判自己。虽然你内心极为痛苦，可你不得不如此。这样你才能过关，才能免于更大的迫害。

“四人帮”倒台后，为此事又有不少人叫你去作报告，叫你讲讲你是如何在这件事上反对“四人帮”的。你其实心中有愧，你非常恨自己在当时没有顶住高压，说了假话，作了假检讨，所以你一次报告也未去做。你在这点上还算比较老实。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你